



靜齋至正直記卷之四

四民世業

黃山公曰四民當世其業讀書種子尤不可斷絕有才氣者出便可名世矣此石刻在剡溪岳氏後為顯親寺僧有大方屋所得石背刻一詩云漁家無鄉鄰滿山戴耕乳靴鞋公私急醉眠聽秋雨皆山谷詩也至正丙申以後寺燬兵火此石不知存亡

江古心

元 闕里外史行素著



宋末江古心丞相之養子某至元乙酉歲為建康路同知總管府事常時祭祀有闕一日監脩南城惟其妻在家忽聞中堂喧鬧出視但見朱衣吏數輩曰丞相在此當肅拜其妻驚仆于地仰視一紫衣官入尸坐曰同知何在言未及應答聞厲聲曰豈有為人後而祭祀有闕者乎言訖而出少頃同知自外歸呼其曰妻忽若背瘡間疼若為人所擊神思昏憤故今日早回家其妻告其故同知驚懼即治具享祭奈明日疽發諸醫不能療半月而卒其子某與先叔生同庚

乙亥又同學建康邵齋偕言其享夫人之貴有子者欲為祭祀之主也不幸無嗣而養子如子惡可不事其

父為父養子既如是况親子乎不孝者以是為儆

按宋史古心諱萬里字子遠都昌人以蜀人王楠子鎬為後父子相繼投沼中據先叔所言甚詳意鎬投沼後或不死亦未可知或撫養別子亦未可知也姑記此以俟知者

山中茅葉

山中茅葉可蓋園亭既堅且雅晴則卷雨則舒不漏水也勝如稻草即開花可止血者

翁葉鋪襯

箭葉鋪襯土橋能隔濕氣百年亦不朽壞即箭葉也
稻草俗呼箭糠可築塞溝渠繼之以土雖百年再翻
起黃色如新如箭葉着土護板久不壞二物非堅其
性然也

兔無雄

世傳兔無雄者每歲翫中秋月即夜成胎其夜晴明則
育嘗記二十年前偶剝一兔有二外腎殊不曉其所
以然獨未遍考其眾果復有腎否也

翰林讖語

虞伯生翰林云方言讖語皆有應時固無此理然有
此事如天翻地轉人化獸為人戲言之事容或有
之凡人世之有是言必有是事又如叔反冥數之類
者未可一一論也

便如今日世傳五公
經推背圖書亦然

董栢碧云

董栢碧云釋氏有言三世佛過去佛見在佛未來佛
其說甚好但以佛名稱之語涉異端儒者所不道吾
今以三世界言之可也

黔縣老民

潘多吉嘗為黟縣教諭云縣有深山可入數百里中有老民或過百二十三歲者或自言前宋年號者皆未嘗知有本朝也其山忽陷崩發洪流出大木片長數丈廣二三丈狀類海舟底宛如木釘相連不用鐵者多吉不曉其意一老民云此恐是前世物遇天翻地覆遺下耳山民多不食鹽醬亦未嘗識故能稱碧謂此過去世界也混沌之物豈起自盤古豈世人止如是耶獨不知盤古以先又幾千萬年也今之世乃見在世界久而混沌如上世了又復開闢如盤古時

此乃未來世界也吾又嘗聞金陵城中人有于延祐間掘井深及數丈遇巨木阻泉復廣掘木之兩頭處不得見遂斲斷出之長二三丈高廣數尺磨洗認之乃香楠也此地豈非萬餘載耶乃有是木意當時必江水也俗所謂海變桑田容有是乎世傳此等事亦多矣未暇記耳

董生遇閼

董生名毅字仲誠一名純伯父天台人寓湖州潘公名嘉諸暨人游于杭博學能詩文先曾除黟縣教諭

丁內艱服闋再往又得是縣蓋浙江有注選恐更作
弊例以兵卒用竹箸拈瓶中紙球紙球中書合註人
名姓謂之拈闕一吏檢文卷對闕讀之惟空人名讀
至是闕云某處某闕兵卒採取人名對此闕吏然後
書之也喜兩遇是闕豈非分已定乎

喜音
哲

莫置玩器

先人嘗勸人莫置玩好之物莫造華麗之居每以訓
戒子弟予聞之耳熟猶未能深省也義興王仲德老
先生平日誠是喜靜惟好蓄古定官窰剔紅舊青古

銅之器皆不下數千緡及唐宋名畫亦如之獨無書
丹法帖耳至正壬辰紅巾陷城定窰青器皆為寇擊
毀冠亦不識無取者也此一失也後乙未復陷所存者又
無幾惟附篋隨身之物乃畫之高品銅之古器剔
紅之舊製寄藏友人渡江浙時苗獠據杭州因寄托
之主喪乃取歸西山不一宿盡為苗獠所掠画卷轉
賣于市凡剔紅小裱咸以刀砍毀無完器也此再失
也時仲德翁已死一載明年又不能保其餘矣所見
多蓄者皆不能保非獨亂世尋常傳子孫者誠空耳

史

居室亦然亂離之後恨蕩無遺使人人知有此患惟
檢身之不及何暇玩于物哉李易安居士序其人之
好蓄書卷戒之甚詳先人之訓蓋日見耳聞者多矣
嘗云諺曰與人不足攬掇人起屋與人無義攬掇人
置玩器攬掇者方言猶從史也蓋華屋玩器皆能致
禍向有一人為玩器因得罪于時官遂破家喪身又
有一人因華屋招訟不已直至蕩產此皆予所日見
者耳聞者又不知其幾矣可為明戒

月中影

月中影世傳玉兔與桂樹先師徐寔庵云釋氏說是
山河影未詳今年中秋月倍明因細觀之果若山影
空缺處乃水也釋氏不為無所見

陽起石

世傳陽起石無真者欲辨之觀其紋有若雲頭雨脚
鸞鷲毫者是也

村館先生

村館先生惟鄉中有德行者為上文章次之不得已
則容子弟游學從師求真寔才學者亦在德行為先

也浙西富豪之家延館賓皆不以德行館賓亦不以儒者自任所以往刁訐有玷儒風至于破館主之家者有之今日亂世猶有甚者往年無錫華氏曾有此患今年太倉徐氏寓慶元為方氏職役家豪于肯忽館賓訐其通好張兵因此受害家資一空蓋當時為主賓者皆不以禮主者特欲改換士風賓者乃是圖口腹貨利耳初非若古之主待賓以誠敬賓報主以學業者比也惡可謂之賓主哉然此可為後來之戒

元章畫梅

會稽王元章嘗謂暑月着衣畏汗濕則用細生苧布以薄金漆水刷過乾而後着則便且涼也元章名冕善畫梅

古今無匹

古今無匹者美玉也蓋天地秀氣所結質色大小各不同是以無匹真可貴惜也古屏次之畫卷則今之精者或能近古亦古之善畫者多非止一筆也是以多得而有匹也至于定器官窰又其多矣皆未足珍

貴也前輩論者或有及于此因記之

無錫識石

相傳無錫有石刻識云無錫平天下寧在惠山寺泉之傍或云天下井舊咸置錫以滋泉味蓋茗與錫相便惟是邑無之或有云有錫則民爭兵故名無錫皆未詳孰是

雞卵熟栗

雞卵與熟栗在午前食則佳過午後則能閉氣

江西羅生

江西羅生賣碑刻者言天地初如卵形者指雞卵也鷺鴨則不可擬矣此說近是

義興邵億

義興邵億承年一字惟賢暑月冠墨漆巾蓋取雞汗也以葛為之用淡金漆水和以墨水置葛其中染之乾而後製甚好

蘭艾不同根

古云蘭艾不同根蓋比故家崛起也艾葉茂而根淺蘭葉少而根多耳

永年
日暑

江湖術者

江湖術者說客不可延至家度蓋起詞訟之端誘破家之事客或有之先人每言之嘗親見此曹患也

戴率初破題

先人嘗言幼在金陵郡庠從戴率初先生游先生每因暇即以方言俗諺作題令諸生破如經義法一日命破樓字先君曰蓋嘗因其地之不足而取其天之有餘先生大喜又命以諺云寧可死莫與秀才擔子肚裏飢打火又無米破曰小人無知不肯竭力以

是算字

子

事君子君子有義不能求食以養小人

宋鍍金器

故宋鍍金器皿用金鍍化以銀器漬之凡數十次猶如今之擺錫鐵器相類

宋迎酒盃

故宋過府官及朝貴例蒙賜酒却于官庫支給以鼓吹迎歸謂之迎酒盃、是夾盞蓋內金外銀或內銀外金者子在四明問史善可說乃母項氏聞諸其長上先輩之因袁伯長學士與乃子敬存家書中有謂

迎酒盃者故及此

故宋剔紅

故宋堅好剔紅堆紅等小梓香金箸瓶或有以金梓
底而後加漆者今世尚存重者是也
或銀或銅或錫

積香吸髓

諺云積俗音聞香吸髓倚闌干言三險也花心有小

蟲齧之或作鼻痔惟臘梅最不可積諸獸骨髓口擊
破有碎屑吸之恐傷肺闌干臨水恐有墜折之患猶
三件險處也此言雖近亦可為戒

巴豆黃連

諺云巴豆未開花黃連先結子蓋黃連能制伏巴豆
毒也猶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同意嘗觀宋史寧政之
間女直叛契丹而謀宋南侵之日韃靼亦叛女真而
舉兵矣正此謂也

山中私議

山中私議人才列為九品以比世爵蓋賤虛而貴寔
也一日孝事親竭力移忠于君二日義盡忠效節輕
財赴難三日廉不苟取受知恥尚儉四日直真寔不

欺內外如一五日謹特守禮法行之有常六曰才謀
辨雄畧濟時于時七曰教博學于已推以及人八曰
隱不事王侯高尚其志九曰藝文詞書画以材成材

種竹之法

種竹之法古語云深種淺種多種少種最是良法于
沿西園嘗一日成杯彼時人事從容工力畢具甚易
為也且取竹于隣里佃客之家皆吾田土上所出者
故不勞而辦也深種者深壅客土也淺種者淺開畦
穴也多種者連鞭三五竿或二三竿寧少種幾塚也

乃是杯字

若獨竿則根少根少則難活縱活亦不能茂耳
江西小竹及公孫竹雲頭頂竹凡
置盆栽者亦用此法

製藥當謹

製藥不可不謹四明韶卿言其鄉今歲有合瘡丹者
用砒霜為末搜和蒸餅盤晒于日而二小兒不知食
之一死一生生者食少急服解劑也死者明日焚化腸
已腐矣又往年鎮明嶺一醫士嘗合墨錫丹母及妻
皆曾服之一日以他藥丸歸未曾題名色類墨錫丹
母及妻亦取服之一夕而斃可不謹乎書此為製藥

是漬字

之戒

草藥療病

村民多採草藥療病或致殞命者多矣蓋草藥多有相似者似是而非性味不同愚民不能別一概與人服之不至于悞者寡矣嘗觀本草云山陽有草其名曰黃精餌之可長生山北有草其名鈎吻入口即死蓋此草絕相類而性善惡不同如此又安吉朱氏親友有為子腹疼人教以取棟樹東南根煎湯者子初不肯服其父捷之既入口少頃而絕蓋出土之根能殺人

朱氏不考古之過也此表兄沈于成在安吉目擊其事嘗以戒人醫家用桑白皮本草云出土者亦能殺人可不戒哉

季弟患疾

己亥秋季弟在上虞患痢疾亦服村民草藥後為所悞雖更醫已無及矣蓋此弟不肯讀書不交好人不習好行惟市井輩是狎所以致此者亦稟氣受胎之職且有不忍言者故耳

墮胎當謹

墮胎不可不謹。妻母潘嘗在三月之期服墮胎之劑。至四閱月而旋。下血塊或腐肉塊。蓋受毒爛胎之故也。或懼孕有之繁者。夫婦之道亦自有術。蓋以日計之。也不然則在三月之間。前兩月之間。服為猶可。若過此則成形難動。必有傷母之患。今人或以村婦法用牛膝茅草帶于產戶者。深非細事。不致于殞絕者鮮矣。常見漂上親友李漢傑其妻黃氏冒姓孔女者。凡數十孕。多男子。憚夫產育之勞。苦服桂姜行血之劑。過于三月後。胎雖不墮。漏血不止。醫者所親。殷國材憂之。但飲以補血之劑。因懼不能止。所以生之也。此亦是一法。及十月而產。乃無胞之兒。蓋因形成而被毒藥所腐。胞衣以致常時漏血也。可不成哉。吾近以家人多產。又在客中不便常服墮胎之藥。既過三月不動。則易以安胎順氣之劑。以防護之耳。

服藥閑防

人家服藥。須是閑防。或被媪妮所傾。別添水煮。則味不能功矣。或悞墮地。反與藥相反。則傷人命。或謀亂悞投于人物之冷熱。不同悞增病症。若是多矣。不可

不戒嘗見趙希賢云趙冀國公府凡治家事各有局
次如煮藥必在外院幹者輪日掌之名籍日計簿以
憑稽考過某夫人某官人某直閣某乳媪及賤妻輩
有疾外院書名懸牌子蓋托之上覆定然後送入內
院飲別開藥次第嘗之人家雖不能如此或做此防
閑亦好

五苓散

五苓散隔年者澤瀉必變油服之者殺人惟見一方
云治項骨倒用隔年者餘皆不可不謹也

滾痰丸

吾鄉王中錫製滾痰丸療疾甚妙然亦有害人者徒
常熟常聞一官甚壯寔每患痰熱即服之後因患脾
瀉脈絕以致不救蓋過于此劑也然此劑正可推利
痰熱疾平則已不已則傷元氣豈可以素壯寔而自
欺邪人非純陽真人焉能保其無七情之害害則有
損非損純陽矣

平陽王叔縱

平陽王叔縱為嘉興郡照磨丙申年避地與予同寓

上虞時乃嗣本元纔二十五歲未娶因納妾于外未
免過度于酒色自南臺宣使間亦來上虞忽患瘡疾
半載且膿疥遍身因久病脾虛腹脹足腫問藥于予
予曰當寔脾元補腎去濕則可矣宜用厚朴乾山藥
白朮木香之劑未過五日已不喜服遂信房主者徐
生引至柑醬使與其針腿膝間放水少頃即死悔無
及矣庚子月甲申日也又吾親友楊文舉乃嗣元碩
于乙未年夏秋之間亦患瘡生疥如王本元但無虛
損下元之證因服葶蘆不而愈蓋利水道也嘗書此

以記之

上虞陳仁壽

上虞陳仁壽字景禮嘗應寫金字經生員為人有交
情嘗言一日過江西舟中遇漏雨醉臥濕蒸之所遂
患骨節疼軟逾年尤甚因往杭求醫：用針法治之
一針竟不能步疾倍于前時怒而昇歸自此不得痊
矣其疾甚恠異手足指縫間始患腫毒久而潰膿
盡微露白塊如骨以手捻之即出稍軟見風堅白如
粉色若此者不知其幾也凡肘膝有骨節處皆患遍

筋骨拘攣不能舉動終身廢疾每恨無名醫不治猶
可因治而成廢人蓋其幼時曾酒色過度風濕侵之
久矣亦是冤業所致如此至正戊戌秋會于會稽後
山月餘因談及之

先君教諭

先君初欲仕時頗厭冷官既授上元縣學教諭不就
江淮行省尚書有又授常州路學正亦不就豪氣英
邁必欲即能濟時行道者遂薦為歲首儒人吏書往
宣城時安吉凌時中石巖為憲幕賓一見甚喜乃嗣

懋翁師德正讀書侍師作蘭花詩石岩暮歸即命同
賦有風流得似謝家郎之句石岩稱賞已懷建康邵
牒而去越三日忽告先君曰公又且撥置在此未遲
也手宜歸豈有謁人求仕者乎先君聞之不樂遂飄
然以不就此職而去且對其館賓曰吾以凌公長者故
相投耳非千里謀謁也公既不我識我亦不就此
謀矣人生豈止于是耶館賓即白于至者遣僕追之
先君怒而登舟矣石岩更大喜曰吾所以試之乃灼
見其英氣如此公文已就特未與之言待其未至深

上隨令隸卒發煤取補書吏也及先君未到家而江東廉訪已至建康轉下溧陽敦請矣先輩作成人知此未嘗輕許既就亦未嘗有矜色先君極感之時至元甲午春也是年以入仕獲免沈家襍泛差役鋪夫賤隸本州悉除放之因先君之功也時與貢仲章交乃翁南漪一見深喜之至欲納為壻每折行輩分賓主如是交游寓秀野堂者二年後數相見敬愛如初先君每嘆先輩仕人之不可及也又憲使盧公疎齊雅相推重一游一燕未嘗不與先君同處或賦詩詞

必先書以見示其前輩氣象如此一日廉使容齋徐公云書中有女顏如玉戲謂先君曰試為我屬一對以俗語尤好先君即應之曰路上行人口似碑容齋大喜又一日有歌妓千金奴者請贈樂府容齋屬之先君即席賦折桂令一闕容齋大喜舉杯度曰盡興而醉由是得名亦由是幾至裸刻而以容齋人品高且尚文物之時獨免此患若是今日亦無此等人物亦不敢如此倡和風流也其曲今書坊中已刊行見于陽春白雪內題但作徐容齋贈云又嘗以律詩呈

請

被

容齋公：而喜而書于後曰吾退之天資穎異筆力
過人擅江淮之英本鄒魯之氣觀此佳作未能走扣
甚覺吾老邁矣吾退之當勉力為政以繼前修則吾
深有望也汶叟徐炎題

先師德輝

先師趙德輝先生嘗言溧陽儒學祭殺下衣諸儒執
事者皆來忽一儒驚見黑旗白字大書云本州城隍
監祭須臾被擊而死蓋此儒患痢疾未滌衣服媒穢
廟殿故遭譴也常人欺心舉事不思報本且壞亂學

官者其可免耶

建康儒學

建康路儒學至元以後有以儒人竊學糧且壞教範
日橫于學官一多得病且狂呼其妻曰吾被子路所
擊痛不堪忍也言訖而死先君目睹其事

衢州學霸

衢州學霸王祀者久佔出納之計半為己資橫行積
久會先叔祖平齋府君來教授時稍防閑之祀積忿
遂欲誣于憲司是夜忽見子路叱之曰孔君聖人孫

子仁人也汝敢加害耶鞭擊其背即患疽發七月而死金陵李懋子才嘗作傳記其事

太平路學

太平路學一儒人甚貧或告之曰可拜先聖七七四十九夜即得金儒甚痴愚果如其言往拜之或者又偽造錫錠潛置殿側儒見甚喜或日窺伺其所得即求分惠儒者辭以同貨或者竟強持去乃笑曰我特戲爾耳儒訴于學官云或者奪我白金且告所得本末如此官詰之曰或者不可以假金誑儒欲免罪當

償真金儒者得金遂奉父母育妻子人咸謂儒者貧而誠所以得金聖人不能以金與人故假于于或者是亦可異可笑之事也從父諸暨君嘗言及此蓋目擊其事云

克誠竊食

義兵蹇克誠久竊食于學宮未免點黨行竈一日因事逮及拘于常州久不能脫忿而自刻宅出外臂血流滿襟席自是召保放歸此亦作惡之報或有作惡未之聞者也蹇之祖宗未蜀人溧陽楊浚久居學官

出納之計凡飲食居止皆是學中資也子能聰明讀書一夕而死餘子雖在作惡無行可見報應也如此深甫晚年貧困鬱而卒嘗聞前輩言學糧不可妄食必有報應若果賢而貧無所依則食于學此分內事耳苟無行強受學糧必貽神人之怒且無故而食農夫汗血之勞豈無報應吾見如此者亦多矣至如無功而食官之祿亦然不及其身則在子孫享之必然也

種蘭之法

種蘭之法古語云喜晴而惡日喜幽而惡僻喜叢而惡密喜陰而惡濕蓋欲乾不欲晒烈日欲隱不欲處穢震欲長苗至繁則敗欲潤不欲多灌水當以碎瓦屑火煨透伏濕處出氣後却細和土置于蘭之着根可離水而常暖也又以煆糞鷄鷓毛湯積茅而灌之灌必徐：使潤不宜太濕太濕則根腐矣抽芽謂之發箭至發箭時當以隔宿冷茶水灌之能發其芽也懼其瘠則稍加以糞土糞土之法用山中黃土槌細糞沃之晒乾待其無穢氣後漸加于盆面過灌水則

肥自上而入不至傷也又云有竹方培蘭即喜晴惡日喜幽惡解之意常置疎竹林中縱遇晴亦無烈日暹雨不致太浸蓋以此也蘭本出廣地者為上葉短而柔廣而澤根如大香附狀最香閩次之慶元之昌國州近見一種亦好土人名曰鉄榦蕚出小沙寺山上可與閩本伯仲者也春開曰蕙夏開曰芷秋蘭冬開曰蕝皆一榦而數花凡今之諸山所產葉狹而勁一花或眾花者幽草也非真蘭也廣閩昌國者或有一榦一花多在春開亦好但香淺耳象山縣山中及

鄞縣育王山中亦出一種象山與昌國同

邵永年

義興縣邵億永年一字惟賢宗熙寧三魁之後也世稱紅樓邵家乃祖于嘉定間抄寫稊記一帙中載一詩如讖語云壬辰癸巳這一番人：哭死盡無棺狗拖屍者心猶顛鴉啄烏睛血未乾半畝田埋千百塚一家人哭兩三股說與江南鄉與相任他名佛也心酸當時見此皆不為意及至正壬辰癸巳之間兵事大亂絕與此詩相驗猶觸景而作者溧陽潘毅士宏

幼年在廣德山中亦見此詩正不知何人所作是宋
之何年時也却與今日壬辰癸巳符合豈偶然哉

平江築城

平江始築城時某處城數丈築而陷者三于是深掘
其地偶得一石方廣三尺刻云三十六十八子寅卯
年至辰巳合脩張掖同音例國不祥不在常不在洋
必須款：細思量耳卜水莫愁米浮屠例地莫扶起
脩古岸重開河軍民拍手咲呵：日出屋東頭鯉魚
山上游星從月裏過會在午年頭末行云唐癸丑三

月三日立時至正辛卯秋冬之間民相傳誦竟不曉
其識至丙申春城陷張九四據之明年秋納款始有
人云張起謀時止十八人若火周李嚴等也又測鯉
魚山上游者高郵也星從月裏過者橫舟也三十六
者四九三十六也皆未盡詳明其意亦未知應在何
事也開河之說却是賈魯平章為之天下遂亂浮屠
倒地者自亂後寺觀皆廢僧徒遁去以置軍寨此二
事頗相應常記社清碧先生在杭城時至正癸未歲
忽言天下不久當築城築城後自此多事南人多得

大官但恐得官時五更雞叫天將明無多時光也自後皆驗杜公臨江人寓武夷善陰陽術數之學長于天文地理但心術未正弄黃白左道識者鄙之尤好博古能篆隸予嘗從其問地理法又杭城國初嘗有術者言此地當變荆棘在八十年後今果如其術者云

大具土木

大具土木之士必主不祥蓋土神好靜或動作則必不安輕側工者僕役見咎重則禍定及主人吾嘗見長

官好具土木修廟宇者皆不得美任雖未究其事理亦勞民動衆俾土神不安之所致也人家承祖父舊居最好不得已則修營無妨然亦看授時歷前所定諸神煞方外處合宜避之此不可不信也雖云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然亦不可執而忽之當詳審耳

錢唐張炎

錢唐張炎字叔夏自號玉田長于詞曲嘗賦孤雁詞有云寫不成行書難成字只寄得相思一點人皆稱之曰張孤雁有山中白雲集首論作詞之法備述其

要旨

茅山水澗

茅山冷水澗雨過泉流大急則流出一等白石土人
收而斲成器用或杯或帶或筮珠或刀靶瑩然如玉
惟欠溫潤耳間亦有潤而如玉者必砥砭之異種也
頗難得蓋堅而難琢不多出故也

蒼蠅變黑

諺云蒼蠅變黑曰蓋蠅糞污物遇白則黑遇黑則白
世以諭夫君子小人相反也

海濱蚶田

海濱有蚶田乃人為之以海底取蚶種置于田候潮
長育蚶之患有班螺能以尾磨蚶成竅而食其肉潮
退種蚶者往視擇而剔之

浙西水旱

早則旱
原鈞轉不是
四月十六日浙西卜水旱云月出早則旱遲則潦嘗
記父老云己巳年日方沒未久而月已高其年大旱
又卜是日宜陰不宜太晴亦不宜大雨浙東占四月
八日晴及衆風或南與北風亦好宜二麥若雨及西

風則損二麥每歲六月一日三日六日晴則旱若雨
則潦陰則平每歲朔喜東風惟十月朔宜西風則夏
未平

磨鏡透閨

磨鏡者以鐵片六七葉參差啣擊之行市則搖動使
其聲聞于內院如雲響板之音謂之透閨

自稱和靖後

國初有人自稱林和靖七世孫杭人戲贈詩曰和靖
從來不要妻如何七代有孫兒若非童種與鶴種定

是瓜皮搭李皮至今傳誦以為笑具蓋譏人妄托遙
遙華胄也

詩聯對句

又一生作詩喜聯對句有云舍弟江南死家兄塞北
亡詢其所以惟一身宜足未嘗有兄弟也時人續之曰只
求詩對好不怕兩重喪至今以為妄作詩求切對者
之誚

園丁棕絲

園丁以棕絲繫結花枝最為損物往年嘗往杭城買

蟠桃千葉紅白者數盆花謝移植于地枝幹長茂高
即五尺忽大風枝皆折視之有棕在骨被拘束不能
長但長皮耳遍觀拘縛處莫不皆然予即以小刀直
割斷其棕絲庶幾可以長大骨肉矣至次年則無吹
折之病此花木之受害豈淺哉蓋棕不腐斷且桃
枝膠多易長故也他木亦然于是初買即斷其棕任
其直幹橫斜栽移于後皆成大樹予性不喜矯揉者
忽見園丁如此即以理論之

鄧人虛詐

鄧人多虛詐不實皆江水長落不常俗性亦由是習
成予自至鄧凡四載若親戚隣識未嘗見一言之可
信一人之可托者最是無恥無義得利于己則與人
往還不得則遽變純交明日得之又復往還或假借
不合意又有絕交之情此只是土人待他處客也使
客乞假于土人終歲未之聞也吾姪壻袁氏子無情
尤甚若非世人難者其妄誕譎詐浙西未嘗見之亦
未嘗遇此等親戚也細民多不務實好飲啗酒肉無
一日不買魚腥酒食吾鄉則不然小民終歲或未嘗

知魚肉味者簡儉勤苦又非鄆人所聞見也鄆人寧
飲啗而至于貧無衣食者有之其不務寔非類人俗
則可知矣所以湯伯溫薄其風俗嘗云有男未娶寧
過于半百有女未嫁寧可為尼姑必待承平歸浙西
江東然後為之未為晚也伯溫平日多妄誕此言最
有所見吾頗然之

敬仁祭酒

許敬仁祭酒魯齋子也學行皆不遠于父以門第自
高嘗忽傲人每說及乃父奉旨之榮口稱先人者不

當是遠字

一四明表伯長亦以譏謔為習常嘲敬仁敬仁大薄
之伯長嘲之曰祭酒許敬仁入門韃鞬喚出門傳聖
旨口稱先人蓋敬仁頗尚朝氣習國語乘怒必先
以阿刺花刺等句叱人人咸以為誚也鄧文甫亦薄
伯長以謂有海濱滑稽之風耳

乙酉取士

乙酉科取士不公士人揭文以謗之云設科取士深
感聖朝之恩倚公行私無奈吏胥之弊豈期江浙之
大有耐耐禹疇之小劉云云其間亦言開元王彌叟

嗚託之過者不一雖是不得第者之言亦因取士不公之誚也後云一樣五千本印行

四明厚齋

四明王厚齋尚書好博學每以小冊納袖中入秘府凡見書籍異聞則筆錄之復藏袖中而出晚年成困學紀聞可謂遺訓後學者矣國初袁伯長孔明遠史果齋嘗登門請教者惟三人焉明遠諱昭孫時為慶元儒學教授時伯長方十二年不過隨衆習句讀已耳

伯長九字

袁伯長家字號以九字為則取相生之義水木土日人心示言金石絲竹蓋以日字至竹字也

石蓮

石蓮數百年不腐嘗見築黃花小莊基時掘地數尺得石蓮數枚其堅如鉄置淺水中則復生考其地乃宋嘉泰辛酉所築其初是蓮花水蕩也所以道家服蓮肉亦有所因者云

金陵李恒

金陵李恒字晉重楊通微女兄之子文舉之表弟也
進士出身頗稱廉簡然以家貧常以五分取逋息作
文鬻錢是以賤隸庸人富室等皆得易而求之嘗為
小吏凌立義之父作墓誌時人亦以是薄之尤善小
篆性執僻而強鄰里鮮與交者祖居潁陽所以自稱
中山李某也

推人五行

前輩多言推人五行定休咎今以受胎日時為準但
以所生時甲子合得十月數某甲子是也如甲子則

推己丑丑與巳合乙丑則庚子之類乙與庚合也又
云唐宮中如此未詳

無土不成人

諺云無土不成人蓋謂有田可耕誠務本也所以術
者推人五行亦以無土為忌先人嘗戲言田字云昔
為富字尾今為累字頭此確論也人生居鄉里處田
園之樂可謂足矣既欲多買田買田多賦役由是而
日繁挂籍于戶役則小人皂隸之輩皆得易而侮之
可謂累矣有志者但守舊田廬足供衣食使富于田

亦必擇其中下等者嚮于他姓嘗食勤力取儉可謂福矣

字識

字識容或可驗雖曰偶然亦自可笑先人嘗言桑哥拜相術者測其止有四十八月之位更作相哥術者又曰也只是四十八月既而果然又深陽南門開解庫始議名允定二字計十七畫疑其驗數止十七年更作曲阜亦是十七畫豈偶然耶自壬子歲開張頗覺稱意至戊辰以後漸不肖長雖不虧廢隨得隨

消終不及前矣又允定大圻是趙丞相信庵以水泊之所築堤遂為良產三十餘年而國朝兵至趙不能
有轉嚮于呂平章呂至三十餘年子弟不肖廢其業始為吾家所有主四十餘年今為盜所陷一佃幹蔣士龍者偶言及此未必無定數存乎其閒以此推之何必枉圖也哉吾嘗論此家猶國也周之八百年仁厚以延之也秦止于二世暴虐以促之也治家者戒之相哥事載郭霄鳳雲翼江湖
記聞前集第六卷藝術門

天賜歸陽

河南歸暘常為翰林學士性廉介多有陰德在鄉里
因治圃亭鋤地見白金錠滿窖錠皆鑄成字云天賜
歸暘笑而掩之曰焉有是理吾何德而可受此哉
竟不復顧當時廝役咸知之後遇范並諸叛舉家逃
避他所事定始歸及見圃亭側若經發掘者視之惟
失十二錠復笑而掩之後因官遊過荆陽湖舟中聞
梢人喧鬧暘問故梢人云一竹箱隨舟尾而行欲撈
之重不能起暘曰不可湖海中多盜劫人物以首級
填其空箱往者有之切勿撈也梢人因以篙推之使

去越三日某處城下其箱泝流亦至浮于舟之前
梢人得之乃白金錠也與其廝役同見亦分二錠上
皆有天賜歸暘四字梢人或曰舟中官人姓歸恐當
受此物乎廝役遂走報暘曰箱中之物皆白金錠也錠
上皆有爺名字某當分得其二搃計十有二錠暘
聞之皆叱其還于梢人勿有其分暘因感嘆久之為
驛吏知所言于某處官司遂捕梢人者歸之暘力
辭不受後聞于朝奉旨別以公帑之金隨其數而賜

之云

暘字
彥溫

蕭軒講學

蕭軒先生名軒字維斗請學一本于朱子嘗閒居夜夢
 一大鳥飛集于屋上晨起戒僕廝凡有客至當報我
 及將暮無人先生步出門外遙望一人頎然而癯昂
 藏如瘦鶴荷一高肩擔至門則弛擔通謁刺姓名曰
 李永魯珣先生一見即喜意謂夢中所驗也遂進而
 語甚聰敏問嘗讀小學書不曰未也時已年二十餘
 矣先生曰我以朱子教人之法而授諸生必先由小
 學始子雖讀他書多願相從者必當如是珣曰百里

相從惟先生言是聽自講學三年皆經學務本之道
 有司聞其學行又出于蕭公之門遂薦為南陽縣儒

學教諭廉介剛毅為時所稱御史臺即就教諭選用

拜監察御史時與同官劾某官不法直達于文宗御

無前資也文宗曰既近臣曰有御史之才剛正不畏強

禦選用人才難拘此也帝乃以御筆填寫將仕佐郎

于其銜上時人以為榮且稱也既又劾元復初先生

先生文章固為一代之宗而貪污泛交為清德之累

珣嘗師問之即劾而又見復初先生先生曰何劾我

而又來見我乎。紳曰：勅者御史之職也。見者師生之禮也。且先生以不美之名非止于此。某恐先生日墮于掃地，故以輕者言之。使先生退而脩晚節也。復初時為參知政事矣。紳後為祭酒，國子監書冊無不遍閱。凡某句在某冊第幾行，無不博記。諸生皆嘆服之。官禮部時，却胡僧帝師之禮。時人以為難。一日侍文宗言事，俄而虞伯生學士至。帝引伯生入便殿，紳不得入。久立階上，聞伯生稱道帝曰：陛下克舜之君，神明之主。紳在外厲聲曰：這個江西蠻子何附聖君！未

嘗聞以二帝三王之道規諫也。論法當以罪之。文宗笑曰：子輩醉也可退。明日來奏事，帝雖愛其忠直，又恐中傷于伯生也。文宗愛伯生如手足，然其時伯生諫懼月餘，不敢見于紳也。其嚴恪剛正如此。

維揚憲吏

維揚舊憲吏嘗言：淮東憲司官某，曾作書寄一某官。品使者拜以授書，使者拜而受之，使往彼見某官。亦拜而捧書，蓋拜而授之者如見某人，必面其所居之方以望之也。使拜而奉者代司官拜也。此必于其

稍尊者及平交者也嘗見北方官長稱朋友親戚壽日或遠不能親往則先寄使者或托親友轉寄必拜而授手帕一方或紵絲一端使及親友亦拜而授之到其所則代某人拜獻壽者此禮亦好南方反不及也本朝凡遇生辰及歲旦冬至朔成以手帕奉賀更相交易云一絲當一歲祝其長年也蒙古之地則以皮條相賀然大者過小者則不回易回易之禮出于平交也

江南富戶

至正乙酉閒江南富戶多納粟補官倍于往歲由是楊希茂父子周信呂文秀呂養誥等一時炫耀于鄉里未幾信呂以他贓罪黜文秀以倨傲被訐希茂父子自劾免罪養誥以他事見拘時荆溪士人張載之作詩嘲之曰納粟求官作貴翁誰知世事轉頭空一朝金滿周巡檢三日維揚蔣相公希茂知幾先首罪長源陪課不言功何如林下山閒者紅葉黃花酒一鐘長源者荆溪王德翁子富而無才識本故家子弟足可求入仕之門而不思反欲速貴先于希茂等

十年前納粟為本州稅使陪課錢十年欲退不可故
詩中及之先是三寶奴作相日富戶襍流皆可入官
有至貴受宣命秩且品者時人嘲詩有茶鹽酒醋都提
舉僧道醫工提相公之句至乙未丙申閒國家無
才識之人當朝而行納粟之詔許以二萬石者正五
品于附近州縣常選內委付則詩人亦不暇嘲諷而
天下事可知矣三十年前承平之日或有富輸十萬斛
焉得縣佐之職哉縱使有才德之士鄉薦于州縣
州縣上于郡上于行省已有疑難吏詰之淹滯或
達于部猶不肯商量何前日之太艱今日之太濫也
噫可痛也哉直至流于濫授宣勅于工隸倡賤之人
猶不知其所以貴者是亦深可痛恨也哉

深陽富民

深陽富民羅貴一婢之于羅中者幼嘗從學頗習儒
雅然安誕不實為鄉中之請先是館客廬陵婁奎謂
其兄汝楫云何若效欺誑以累辱前人乎遂痛哭流
涕于汝楫父子之墓云邦人痛責羅中有罪

文益棄母

深陽王文益字仲謙醫人子也習為儒名而無儒行
以妻貌陋遂棄母女而之他通奸于提舉官王吉父
之淫女飄泊赴都嘗有達官薦文益于江浙行省注
蘭溪州學正文益鄙之不受入國子監九年無成母
思文益而病卒文益不即奔喪寓公僕世南在都青
文益曰汝母死適年吾家人附信已至四閱月矣何
不奔喪以甘事于不孝乎文益不得已乃歸僅一載
凡遊戲褻飲無不從也其兄適仲南戒之文益怒不
受戒亦不與故妻及二女相見賴仲南供養十年至

正甲申八月文益不終制而去亦不葬其母其兄欲
助其費文益曰待吾得官歸方可營葬否則十年亦
不可葬也所助葬資未若助吾行色其兄曰助子葬
事當以二十錠今助行色可半之文益遂行又三年
無成仲南遂葬其母事為繼母也又五年仲南為嫁
其二女其妻以憂死亦葬于姑之側後甲午年文益
始充淮南宣使陞掾史提提兵官至江西病死終身
無成虛名而已自甲申秋離鄉去至死並不作訃字
寄乃兄及親戚朋友其不孝不義惡行不可容于誅

徒以小聰明善逢迎卿相耳何足取哉可為鄉里之
戒繼文益之惡者有一人嚴瑄

窰器不足珍

嘗議舊定器官窰等物皆不足為珍玩蓋予真有所
見也在家時表兄沈子成自餘干州歸携至舊御土
窰器徑尺肉碟二個云是三十年前所造者其質與色
絕類定器之中等者博古者往不能辨乙未冬
在杭州時市哥、洞窰器者一香鼎質細雖新其色
瑩潤如舊造識者猶疑之會荆溪王德翁亦云近日

哥、窰絕類古官窰不可不細辨也今在慶元見一
尋常青器菜盃質雖粗其色亦如舊窰不過街市所
貨下等低物使其質更加以細膩兼以歲久則亂真
矣予然後知定器官窰之不足為珍玩也所可珍者
真是美玉為然記此為後人玩物之戒至正癸卯冬
記

鹹物害人

鹹物能害人予避地四明久知地卑濕民多食鹹其病
患者多疝氣腎癩或墜下如斗者或大如瓜者蓋

食鹽腥所致嘗會張謙受都事云某長于浙西素無
痲疾自至正戊戌夏來四明因日食少鹽味竟患痲
遂戒之今不甚苦又會西域馬元德云近苦外腎癩
如瓜服藥不效蓋日食鹹故也又會崑山豪獲施五
者云其家從後者數人皆長自大都今至四明五年
閒咸患腎癩亦日食鹹腥故也予舊有脈痔疾無痲
氣自至四明痔血倍于前時忽患外腎偏墜蓋鹹能
走血墜腎故也姪兒輩皆患痲自至此地隨俗日食
煮且煮價廉可為度歲計由是而致疾也苦欲戒之

為不能時助滋味耳

漳州香花

漳州有香花如爛瓜臘瓣如蘭其葉如栗可愛玩土
人名之曰鷹爪花取其似也

溧陽昏鴉

幼時嘗見溧陽東門昏鴉果萬夜飛集張巷馬店之
村不幾年日漸稀少而此處人家衰之後集法華庵
又轉集楊巷未幾又去而之他所則法華消廢而楊
亦衰矣故儲德脩有言寒鴉棲暖地嚮時臧村儲月

心富時亦然後六而月廢也予自至元丁丑正人不至至
芳村見其宅東西竹木鬱然昏鴉亂集啼聲徹夜後
三二年鴉去木凋直至哀落而後已也諺云山朝不
如水朝水朝不如人朝人朝不如鳥轉朝或亦有可信
者哉

減鉄為佩

近世尚減鉄為佩帶刀靴之飾而餘干及錢唐松江
競市之非美玩也此乃女真遺製惟刀靴及鞍轡或
施之可也若置之佩帶既重且易生綉衣非美玩之

所刻書此以為戒重則勞吾體綉則損吾服何飾用
之有哉

靜物致壽

世閒靜物致壽者固多且以文房四寶論之硯主靜
故能壽筆主動故不壽惟人以是觀之可知宜壽之
道

鍾山王氣

鍾山王氣昔時在二十餘里之內自丁亥以後氣如
紫烟遠接淮西亦六事也揚州興廢不帶山水之勝

又有時而興也。唐人詩云：天下無賴是揚州。洪容齋筆記云：女真之亂，揚州百里之間，虛無人烟。至隆興以後，復成。德祐未亂，又廢。父老嘗云：自揚州至中原七百餘里，無人烟。至元貞以後，復盛。至正甲午以後，今如荒野，不知何時復興也。

吳鐸中丞

吳川人名鐸，中丞。中山人。寓吳興，後卒於福建官舍。肯當平章書也。平肯頗事飲食，云：凡飲酒食肉，遇

晚膳，必用白酒泡飲，以盪滌腸胃，油膩不致作疾也。又云：丈夫居家必有妻妾之嗜，晨膳必以羊豬鵝鷄等味，一或兼可也。凡魚腥不可合，食恐傷腎氣，非所宜。午後食魚，則無傷矣。

水向西流

凡城郭水向西流者，主居人多無義寡恩。又水不通江，必有主不產清奇之物。金陵人多謔情，奉汴河而流，京口人多不富且濁水不通流也。湖州多竊盜水，散漫也。蓋山深處，則民厚而實水。行以得而瀾。

風水之說信不誣

靜齋至正直心卷之四終



